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賚

袁孝伯三國名臣序賚一首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賚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瓚以為純絲

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舍糗乾食也今臣僻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無有游觀廣

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

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治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

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主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矻矻如淳曰矻矻徒

作貌苦骨切

一應劭曰傳曰得一



歐治歐治即巧治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

寡人聞吾有干將越有歐治願謂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

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

蒼解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

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剗犀革赴榛薄析兕豹赴

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剗截忽若筆汜畫塗如淳曰若以筆

也漢書音義曰剗章充切也塗音遂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

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

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

困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

極而倦及至駑駘驟乘且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

良馬名也駕則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上良郵無郵

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也世本云韓哀侯作

巧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加其精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

都越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疾者也周流八極萬

一息何其遼哉人焉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衣之鬱燠孔安國曰當暑絺綌給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

之凄愴論語曰狐貉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切侯喻受之應劭曰嘔喻

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  
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連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  
寬下之隆也文子曰法齊相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外傳曰齊桓公有設鹿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  
於外傳曰齊桓公有設鹿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  
手而士曰不至夫士之所見也臣聞君設燎以待士  
禮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曰善乃禮之九君月四  
相愛而賜又子矣論語子曰管仲相不兵車管仲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賢而逸於求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誠信也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刀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  
入周百里自鬻齊威飯牛離此患也曰孟子曰萬章問曰或

要祭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為之也竊威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繫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張晏曰奧

也辱汗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僑瑣  
按僑以繩為履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  
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梁食之精  
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者也  
剖符錫壤而

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  
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  
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  
相感故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蟬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易曰飛  
蟲魚疏曰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王肅曰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鄭玄

曰思願也願天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

曰厥后惟明明又曰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篋鐘

逢門子學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篋音迭篋之

奏聲之賦曰常故曰逸鍾璜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

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以爲楚辭曰謂伯牙以善鼓琴不

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篋爲號不

判其音也孫卿子曰弄鐘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

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技墮墮

黃帝號之弓百姓仰望黃帝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

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

神明之應疾於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

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息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平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是望得也

史記世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

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

故納新熊經鳥伸爲



壽而巳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喬子好吹  
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  
也至崑崙山上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

###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號

先零猖狂侵漢西

疆

漢書宣紀曰元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虎臣

昭帝時擢充

整戎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

六師以脩戎我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國至西

降罕開乃上疏曰因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應劭曰酒泉太

國屯田之便不如此擊之論語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常昭曰

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帝使充國

共討罕開營乎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

武賢料敵制勝威謀靡元

景陽雜詩見張

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鬼方賓

罔有不庭

毛詩曰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

曰惟周王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詩小

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大雅

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栢栢

亦紹厥後

毛詩曰武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羗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

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羗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群臣賜以

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

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恭之末以

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閣校書郎此與誰等

對云前世已云前世之比斯則恭末之頌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

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字

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

夜難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

徑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人問

當道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起元高祖

誅于孝平王莽之西零不順東夷遘逆先零也乃命上將

授以雄戟于虛賦曰建雄戟相相上將寔天所啓

侯賜畢萬魏卜偃曰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昭格烈祖左

氏傳趙襄曰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楷禮記尚書曰仲尼憲章

百揆禮記曰今世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孟津毛詩曰

行之後世以為楷

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命太公把旄以麾之



紂軍反走高書曰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

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書曰至于海隅

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

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身死國亡治薄伐獫狁

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治薄伐獫狁

况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斃寒澤露遐荒功銘

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

出我師于彼西疆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

念伯舅恩深渭陽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

車贈之路介珪既削列壤酬勲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

啓土上郡尚書曰建傳子傳孫顯顯令問子顯顯令德又

曰今問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滅茶結晉書曰劉靈字伯倫沛國人也

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吏日月為局牖八

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

志居無室廬周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觶動則挈

榼提壺說文曰榼酒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

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

生之略術臣贊曰縉赤白色紳大帶聞吾風聲議其所必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張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遊士莫不順

齒目切陳說禮法是非鋒起亂蜂起君若黃旗先生於是方

捧鬯承槽銜杯漱醪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鬣踟躕枕翅

藉糟漢書曰朱博遷駘邪齊郡又曰射獲傳奮鬣幾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

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

帝官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

螺贏之與螟蛉二豪公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而化類螺贏之變

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父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

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

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

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

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

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



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即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

芒芒宇宙上塤下黷天下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塤下黷言亂常也塤不清澄之貌也楚

錦敬而不黷觀射父曰民神異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塵

亂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

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沈跡中鄉飛名帝

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五帝出受錄圖慶雲應輝

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

五帝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三十歲

而授木德所授也歷運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

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

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

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

已見金精仍頽朱光以屋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居

上文金精仍頽朱光以屋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居

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萬邦宅

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堂蕭公王跡是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綢繆散

后無競惟人毛詩曰無競惟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



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報補缺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

地故曰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

三秦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體國垂制上

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體國垂制上

穆下親都立宮定制循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

蓋群后是謂崇臣班固漢書賈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

所宗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爰淵爰嘿

有此武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

東漢書曰秦將王離破之文穎曰壞東地名也班固漢書

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

魏將孫邀大破之又曰諺者曰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曰文成侯父曰張良

書曰讀是則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友則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

趙畫策鬼谷子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關鴻門是寧

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

動以利今行重寶唱秦將屠者賈豎易

秦軍大破之欲叛又曰士項羽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

沛公沛公令伯曰人言沛公不取背項王項隨難榮陽即謀

羽意乃解周令伯曰人言沛公不取背項王項隨難榮陽即謀

下邑隨難關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是

大事將欲指之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銷印甚廢

推齊勳至固陵不與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



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越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越越引兵來照布諸天

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諸天

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

兵東伐楚又蘇秦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禮有怡顏

曰梁從風而動蘇秦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禮有怡顏

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事從赤松子遊耳乃

學辟穀導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論語子曰好謀而成游精

引輕身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論語子曰好謀而成游精

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沈九重玄天也重天之巔

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

子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

四迴漢書曰陳平九六出奇計或頗私之世莫得聞朱仲

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所符仲子規主於足離項于懷

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

恪人乃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

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項羽

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沐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項羽

數萬金行反聞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問既

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怡人元龜罔敢知

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即執縛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

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

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高祖用迎文以謀哭高以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毛萇詩傳曰窘困也

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呂立灼灼淮

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

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無方蔡邕季咸碑曰神妙

略兼洞與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春秋

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春秋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  
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  
信計舉兵出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  
陳倉定三秦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濟河夷魏登山滅  
與漢王會榮陽以信為左丞相擊魏趙  
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趙  
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從間道登山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一萬人持一赤幟  
皆拔旗立漢赤幟後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壁威  
亮火烈勢踰風掃故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  
氣將軍可奪心此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相也孟康曰音馬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  
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  
遺論語曰高祖取楚如捨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

趙屬冀州齊代屬青也乃春北燕遂表東海武君策發使使  
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春北燕遂表東海武君策發使使  
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正為假王漢  
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  
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劉項懸  
龍且軍大半信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  
命人謀是與漢書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足  
上念功惟德辭通絕楚信曰足下項王使盱眙人謀已足  
文王齊信辭曰天下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  
而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  
尚書曰惟彭越觀時攷韜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預  
帝念功惟彭越觀時攷韜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預  
左氏傳注曰韜藏攷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威凌楚域  
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



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下濟陰以賜越將軍

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新下城獨將

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烈烈黥布耽耽其眄漢書曰黥

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名冠疆楚鋒猶駭電漢書曰

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布以名冠疆楚鋒猶駭電漢書曰

勝功冠諸侯者以觀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

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

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子肇彼梟風翻為我扇

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

至陽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

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既夷

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既夷

寵祿亦罹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

張湯述曰子孫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

曰能者養之以福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

不能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

子毋忌為客毛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

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

王歌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

漢書曰漢使下濟陰以賜越將軍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漢書曰漢王使隨



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盧綰自

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在學書又相愛也班跨功

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高祖崩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

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

之民苦王之政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

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鄴上以銷有功武關故德

其署之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肅肅荆王董

我王軍漢書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我圖四方殷薦其

勲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庸親作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下

身伏劔求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

以老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

青子佩德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義不

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

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主亡

與亡未命是期主亡與已見任昉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論語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

問宰相高祖曰安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

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

范宣子曰夫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

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

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為太挾功震

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勲耀上代身終下藩漢

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

武摠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漢書曰項羽

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

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摠干而山立武帝笑而起尚書

敬怡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允俾率爾徒從王

于征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振威龍蛇據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

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

上乃壁庸城鄧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歟那歟又

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

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

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

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



城禽項定功

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乘風藉響高

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

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羣臣安矣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

漢書曰傳寬屬

軍屬相國參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矜國俾亂作

懲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懲恢恢廣

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

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

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險勢則天下

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河南

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

陸渾輜軒東踐漢風載俎使麗食其說齊齊王因廣以爲

然罷歷下身死于齊非說之辜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

兵至以為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思食其封其子爲高

梁建信委輅被褐獻寶見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

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指明用論道移

帝伊洛定都鄴鎬而都雒陽不便不入關據秦之固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柔遠鎮邇寔敬

繇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攸考我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往制勁

越來訪皇漢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爲南越王

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高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欲危劉氏陳



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

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考

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考百王之

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漢德雖朗朝儀

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

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

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

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咸無知敏

獨昭奇跡察佯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

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得進上乃賞魏無知曰漢王後上封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河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王曰孰為

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儲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王莽南渡

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東代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

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

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

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貌哉

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深鑒今日漢成事關且得

休王乃復走榮陽王從此則楚所備者盡力分漢得休復與

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

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

乘攝齋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



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黃  
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走羽  
矣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動  
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動  
通曰言人清形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  
高如冰之潔形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榮陽  
漢陽楚破榮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貞軌借沒亮跡雙升  
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  
雷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晉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  
也雷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曼曰紀信子  
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表曰襄平侯紀通父  
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儂然則天地雖順王心有  
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魯同誤也  
逢毛詩曰行道逢懷親望楚水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  
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  
名也楚漢春秋曰上禮封侯漢書音義曰媪母別

辨士所居傾國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  
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大  
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人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韶護錯音袞龍  
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韶護錯音袞龍  
比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明  
明衆哲同濟天網毛詩曰威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利鑒獻其朗廣雅曰鑒謂之鏡文武四克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也安國曰光克也克溢四外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東方朔畫贊一首并序

贊



夏侯孝若

滅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大表有厭次侯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

平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且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恩周

變通

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

趨時者也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楚辭

序曰不忍以清荀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論語

道而事人解嘲曰鄙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訓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談諧以取容

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訓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

史記太史公曰潔其道而穢其跡

朔穢德以隱清其質

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

禮記孔子曰一

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東方朔述曰弛張

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

揚子雲解朝曰調儻博物觸類

多能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個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

太宰曰夫子聖者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周易曰夫爻

變者也又曰神以幽贊於神明而生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傳也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

史也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



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義和之官圖河圖也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周給

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者音所漢書曰上嘗使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聞不忘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相嘲哂豪傑籠

單靡前蹈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蹈籍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例如草芥蘇林曰

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出於聖人之類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友

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以

告孔子馬彪子曰彼遊方之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內談者

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

噓呼吸蛇遊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聖人也淮南子曰至

人蟬蛻蛇遊忽然入真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子之列

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

然無為與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

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

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鷓鴣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

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歸已視之如草芥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曰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

歸已視之如草芥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曰



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僕自京都言歸

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昏定而晨省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道

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

上也從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世濯足

希古振纓楚辭魚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纓滯而無滓既

濁能清論語子曰濯而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徐清沖而徐盈徐盈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汗若浮班固東

曰懷肉汗啟樂在必行處周易曰樂則行跨世陵

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

曰孔子曰吾乃於老聃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

而養乎陰陽規於老聃而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

所謂避俗於朝而不同也論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

孟子曰尚下而不雙於上不可得我來自真言適茲邑

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適往也自教問墟墳企佇京隰王仲

九蔡子作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祀祠宇斯立徘徊

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請之序棟棟

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



形悠悠我情見上文昔在有德周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五衍佛風塵用聖頌聲

### 三國名臣序贊

表彥伯

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表字彥伯陳郡人也

有賢才立功業並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

以統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

為天子天子以其知方為未足然則三五送隆歷世承

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揖讓之與

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

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莫不宗匠陶鈞而群才緝

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二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

名模下圓轉為鈞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

哉遭離不同跡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

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契亦存而不墜風

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曰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故二

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得伊尹武

王得呂望而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

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



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之執圓臣處

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

時不治故蘧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接與以

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

魯連逃隱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

美新王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

負軛而不能進見伯樂仰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

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頤也漢書王曰夫運籌於帷

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鎮國家撫百姓

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漢之得材於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漢之得材於

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中蕭曹雖不

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

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勲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夫時方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夫時方

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

君子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

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也故有道無時孟

世出永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

雖有智慧不如衆



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夫萬歲一期有生之

通塗期蓋甚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

是旦暮知其解者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

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傳奔論

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

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

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

擅道而行左氏傳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

民隆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

之而後顯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

亦高矣童卓之亂神器遷偏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公達慨

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

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安若既明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

寄迹於名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

之次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相與弘道

豈不遠哉弘道已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晉子曰夫王温潤

也撓勇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

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甯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若乃一旦進重君



臣曰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

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

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

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攬豈非天懷發中

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

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

賦曰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

禮考經援神契曰得萬國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

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徒汝山郡聞諸葛亮卒

而刑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古之遺愛也及

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

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

矣蜀志曰先王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

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注曰博陸堂堂受

遺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

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今曰周

曰總角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周瑜與備并力逆

曹公遇於赤壁初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

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有翼

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







龍風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黃為士者飛鳥歸之

氏傳曰仲尼曰鳥則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為賈謚贈

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

則真人也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草香

善鳥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願賞要周易曰君

隱鈞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

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堯之時鴻

水橫流尚書曰火俱焚達人兼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之窮則

善天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紛始救人終明風魏

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

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必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

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

是飲藥公達潛朗思同著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

而卒用無方動攝群會爰初發跡違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

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顛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顛攸

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揚復碑曰景念不延

也眾事惜惜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

言左氏傳右尹韋疊疊通韻跡不整停雖懷尺璧顧晒連

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知能拯物愚足全

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

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



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全生郎中温雅器識純素  
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温斯子曰全生郎中温雅器識純素  
曰魏國勅建渙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  
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  
體純素謂真而不諒通而能固子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  
之真人素謂真而不諒通而能固子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

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  
萬頃志成弱冠道敷歲暮禮記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

言君之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  
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

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  
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為死煥顏色不變許布大怒以

煥聞唯德可以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許布大怒以  
煥聞唯德可以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許布大怒以

且煥他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  
罵煥他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

至人者神行不脩飾名跡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操  
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跡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操

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  
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忠存軌跡義形風

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跡義形風  
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跡義形風

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荆棘以喻君子人惡其  
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荆棘以喻君子人惡其

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運極道消碎此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禰衡表曰忠運極道消碎此

明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揚訓發表褒述盛德  
明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揚訓發表褒述盛德

太祖怒於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  
太祖怒於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

韻與道合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  
韻與道合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

乃謂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乃謂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謂叔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謂叔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謂叔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謂叔龍之器王輔嗣曰成矣方寸器之列子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不雜和而不同以見上文遇醉忘辭在醒貽咎魏志曰太祖時科禁

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

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偶醉言耳竟坐得

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願

復中聖人不能貌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

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

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

擬伊同耻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民未知

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

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

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

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沔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

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

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

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

難處死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

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君

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資於事父

於事父以事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

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況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

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況王業馳告

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

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

綽今云承宗蓋有二子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

不誣論語子曰仁遠乎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

哉我欲論仁斯仁至矣



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凌理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

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

貴鄉公之弒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至涕入

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

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言唯左氏傳曰晏平仲端

委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堂堂孔明基宇宏邈見上文

曰士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張堂堂孔明基宇宏邈見上文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標

榜風流遠明管樂有孫綽子曰聖賢極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

志彌確也確乎其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未非天之龍謂

之蟠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陽九百六陽九

六之會苟非命世孰掃雲其必有百年必有王者與

尚書傳曰天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

言解控也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

傳王子伯駢曰無所釋褐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

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為時棟亮為丞相故曰

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士元弘長雅性內融謝承後漢

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謝承後漢

雅性崇善愛物觀始知終物六韜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其所終周易曰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

風胡廣書曰建網繆哲后無妄惟時養曰網繆猶纏絲也

周易曰無妄之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事一人緝熙已見上

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事一人緝熙已見上

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

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

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



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  
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  
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  
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  
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剋為軍中即將卒

公瑛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

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日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翻

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當冠陛下宜為後鎮先主

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

議乘虛斷園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

將所領降于魏進能微音退不失德蜀志曰君舍逆效順欲追

拜鎮南將軍魏進能微音退不失德

是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

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否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眄鳥擇高梧臣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

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相相魏武外託霸迹志

掩衡霍侍戰忘敵在衡霍二境卓卓若人曜奇赤鯀三光參

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也子布擅名遭世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

渡江孫策創業命招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  
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邀秦撫  
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略威夷吳魏同寶  
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應場釋賔曰九有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  
威夷始失其攻



欲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

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

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相子不以老臣屬老臣才

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得而能任貴在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蕭見權說

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

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

不犯正而不毅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

而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二

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鶴鶴固

慎名器毛詩仲尼曰鶴鶴在與名不難左氏伯言蹇蹇以道

佐世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薦能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鋒解其紛正以招疑

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

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傳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憤

志致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立上以恒匡上以

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漸上不用終不宣滌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仲翔高亮性不和

物吳志曰翻性不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推逆鱗直道受



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非

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

論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 嘆過孫陽

放同賈屈楚辭曰驥驕蹄踏於弊輦子遇孫陽而得代王逸

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王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

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

自論以 洗洗眾賢千載一遇陳切千載一遇洗洗已見上文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鸞賦曰辱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

雅致同趣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曰月麗天瞻之不墜

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

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曰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

尚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誄曰仰後生擊節懦夫增

氣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也

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

也

也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勅率重刊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其書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

死時為一卷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謂曰選數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

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紛綸威蕤湮

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韶夏崇號

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禪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軒轅之

善而後不昌者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軒轅之

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書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尚書益稷之文也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公劉發跡於西戎漢

音義曰公劉音義曰公劉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邛至

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莊周家終

善始善終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先王創

制垂業既慎其規故軌迹夷易夷易皆平也言周

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之軌迹平易可

並奉也二易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



沈厖莫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統也

道和順易績而明孔子得諸其象而後其是是以美隆於

極祿而崇冠於二右也孟康曰極祿謂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

法武者遵揆厥所元終都攸卒也張揖曰都於元始也卒終

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

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張揖曰逢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兒徐旁魄四塞雲

布霧散衍也魄音薄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也孟康曰暢達

流也延若龜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皆被恩澤類協氣橫流武節森逝多也森逝速也橫流

原遐闊沫沫孟康曰遐遠也其首惡鬱沒晡昧昭晰孟康曰晡昧皆惡者皆溼滅晡昧喻

惡首昆蟲闔澤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韋昭然後園

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徼麋鹿

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

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儀雙麟共松之獸服虔曰麟

夫也武帝獲白麟角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餘

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黃乘龍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

鬼神接靈園賓於閭館文穎曰是特上求神龍與人



文接療病轉愈置於上於苑中號曰神奇物謂說似儻窮

君有初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間館舍中

變物謂說非義或曰儻車異也奇偉之

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

介丘不亦憇乎服虔曰介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

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

為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文頴曰

上公也故先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泱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造見也創初創也

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

場望帝封禪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望幸

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望幸

曰弗發擊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擊絕也李奇曰

帝太山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梁父也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

瑞見天道質昧以符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

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

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

進越也為文頴曰越喻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祗謁款

天神廢脩禮地祗謁款天神之義也言不勒功中嶽以章至

尊張揖曰蓋先禮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

中嶽而幸太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

已見



上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

也也與損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播紳先生

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漢書音義曰案官也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猶兼正列其義

校帝飾殿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

正天時別人事故敘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

經孔安國尚書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傳曰襲因也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

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倜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倜感動之意乃遷思迴慮

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

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

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甘露時雨厥

壤可游遊遨也言祥瑞屢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漉

也又曰漉水下貌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非

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

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

封禪之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般般之獸

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

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



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眈眈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眈眈和也

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音旻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親其來親見厥塗靡從

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

舞則騶虞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

詩曰鹿濯濯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帝天帝

龍興德而升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燿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陽明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

傳揆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厥之有章不必諄

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

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漢書音

寄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

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故

曰於與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机之書曰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

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先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

天是詩曰湯降不暉上帝是遺失

劇秦羨新一首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楊子雲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尚

又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

之休臣嘗有顛胸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愁一旦先犬馬

墳溝壑先犬馬已見曹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

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下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羨新

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處一已見江

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肝肝言混

始也始也睢肝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音于或玄而萌

或黃而牙言天地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

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

與嘔同况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

茫之時豐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



罕漫不明之兒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  
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  
一時而得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

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紂仲尼不  
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言神明所柞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明所柞兆民所託獨秦屈起西  
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因襄文宣靈之

僭跡史記曰秦莊公立卒襄公立卒懷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立基孝  
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至政

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  
橫已盛從執儀韋斯之邪政章李斯皆秦相也

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

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遂欲流

唐漂虞滌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

難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

以者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

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

附也古猛不可親曰獷犬不可親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

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第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第星也

穀梁傳曰星字入北斗字之為言猶第之步內切第步忽  
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白經



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

出於臨洮鬼言謂告祖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龍死也巳見西征賦

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為趙高所弑

劇甚也言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

而明之者窮祥瑞明故也言既正且曰而昧之者極妖愆

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

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也故若古

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

威侮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

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汛同所買切會

漢祖龍騰豐沛沛高祖發跡在於豐沛自武關與

項羽戮力咸陽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漢王聽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沛嬰追斬羽東城漢

信策 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

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

綱紀 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

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

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未張為襲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

闇忽而滅不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右土顧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符玄

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

出而渾淳沕滿川流海溥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眾瑞誕

彌八圻上陳天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

震為雷日也易曰炎炎光日景也飛響雷響盈塞天淵之間聲也塞天淵所及

遠也天淵已見答賓賦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辭也難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

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可偉個儻譎詭

天祭地事言眾瑞所以成臻其異物殊五威將帥

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蕭王王奇登

假皇穹鋪衍下土於假至也言眾瑞升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

離應卓哉煌煌貞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

斷地方斯慶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表紹書曰殷湯有

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扶劍

斬地分為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命甚易令眾瑞咸至甚勤

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

思垂務積也旁作穆穆明且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

司馬遷書曰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言以文雅為囿囿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神卦

靈兆古文畢發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煥炳照耀靡不

宣臻宣徧也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

軫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和

鄭玄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軫揚和

鸞肆夏以節之注曰戴禮曰行以和鸞趨中肆夏鄭玄周禮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也尚書曰黼黻亦明貴賤

禮曰公之服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論五經定娶禮親九族

淑賢以稷之漢書曰稷詔曰姚嬀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奏定南郊欽脩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

之禮尚書召誥曰祀明堂雍臺壯觀也起明堂辟雍九廟

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廢壞孝元廟

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北懷

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制以誑暉太若復五爵度三壤

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

惟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不得賣天下奴方南刑漢書曰莽分

日稷王作呂刑孔丘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穰苴已見

安國曰後為甫侯馬法華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

文選卷四十八



左太中詩恢崇祗庸樂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

美也懿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

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

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書賈山上見疏曰古者

而不韞韞與韞韞已見上文積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乎煥乎

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允塞有聖德信能羣公

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肯聽命又曰姦宄寇賊罔

不振威尚書曰姦夷猾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黃帝者

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

封姚姁為始睦侯奉黃帝後帝與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也

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

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尚

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

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月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

山下小蓋受命日示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

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況堂

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

之臻焉言萃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



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曰聖人春秋

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

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猶於何也音鳥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

示來人搗之罔極言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令萬世

常戴魏魏復栗栗魏魏高太也巳見上臭馨香含甘實言

德比於馨香甘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

實故臭而含之精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

荷天衢提地釐天衢下地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教

###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

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 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善

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即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

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

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

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



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  
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  
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  
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  
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  
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  
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  
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是易曰太極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

而清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沈

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

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

水土以品類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

帝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同于

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濁猶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

不得而綴也以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莫上聲莫能厥有

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切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

辛堯曰陶唐紹天闡釋宗紹天地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



之首上哉魯乎其書猶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

光而未耀若夫上稽乾則降龍翼言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

之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

合誠圖曰黃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

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

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

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

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

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

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

尚書曰熙帝之載元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懸象

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

弗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故先命玄聖使綴學

季恒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宏亮

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立制命帝郊行也

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

亦顯助相宗揚德備哉粲爛貞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

明其迪詰之德

勿之輔比茲編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相光武如北辰時至氣動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

在田或躍于淵

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斧分尚不泄其誅言二祖即位胡

亥王莽皆先已

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



城門入城中少降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然後欽若上下恭揖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

也善曰易曰君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善曰尚書曰舜讓

韋昭曰古文台為嗣靡號師矢敦奮擣之容善曰尚書曰舜讓

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蓋以膺當天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擣與麾音義同

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蓄炎上之烈

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子也

能表相祖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

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相子新

論曰湯武則父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乘其命賜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

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

因其命賜以彤弓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善曰參五謂

黃鉞乃始征伐也善曰參五謂

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

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色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

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離是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樂

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

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義士猶或非之

亦猶於穆猗邠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

純如也皦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

也繹如也配上帝以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谷也善曰毛詩曰對

奕乎千載流奕光曜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

天豈不能自神明哉周易其德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

曰聖人以此齊成以神明其德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

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然後宣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祖宣徧也襲因也高宗武為二

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

毛詩曰章及鬼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瑱而不頤善曰

也何細而不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天地人

養言皆養也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

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鋪聞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

道毛詩曰明明在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



三光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肺胝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

淮南子曰覆天載地外運渾元內霑豪芒言漢道外則運紘宇宙而章三光也

沾潤於豪芒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物易曰品盛巨細咸被也

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

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

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月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制禮

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

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

猶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

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憇與慎而無禮則憇優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陛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博睦辨章之

化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

惠鮮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瘞埋祭山曰燔柴祭鰥寡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尚書曰鳳皇來儀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

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擾緇文皓質於郊思

信立則白虎升黃輝采鱗於沼禮記曰龜龍在宮沼甘露



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在彼豐草詩三足軒翥於茂樹

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

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垆牧天子寰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葵之事耳素雉已

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

音莫倭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

已見上毛詩曰昭事上帝蓋用昭明夤畏承聿懷之福帝聿懷多福尚

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遠啓

君寵靈楚國毛詩曰垂裕後昆謀豈其為身而有顛辭也若

然受之亦宜勤恇旅力也恇如深切以充厥道啓恭館之

金滕滕之館宗廟金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

圖維書在東序以流演也雜書皆存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信

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孔繇先命聖乎也繇道也

先定道誠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

景命也言進此古當此時順命以創制順乎天應乎人因

定以和神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

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茲事體大而允寤寐

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蔑輕

難也勅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



曰勅天伊考自遠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

於此也楚辭曰遂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

以光明之度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是

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

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

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木而仁義之

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既感羣后

之讜辭又悉經五絲之碩慮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絲古也

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將絝萬嗣揚洪輝奮景

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絝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

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

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律